

# 今晚去哪里

陈丹燕 著

那些萍水相逢的晚上  
那些陌生的小床  
那些床前地板上如霜的月光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晚去哪里 / 陈丹燕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12

(萍水相逢)

ISBN 7-222-03023-9

I. 今...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081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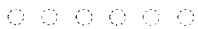
---

## 今晚去哪里?

作 者: 陈丹燕

责任编辑: 项万和 李锦雯

装帧设计: 蒋 艳 王庚飞



出版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字 数: 90000

印 张: 4.5

印 装: 深圳美光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 数: 1-30000

ISBN7-222-03023-9/1·814

定 价: 28.00元



今晚去哪兒



Black & Black  
Nautical & Classic  
PERFECT STYLE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扇开着的门 . . . . . 44

克里姆林官的红星 . . . . . 42

迷离黄昏 . . . . . 40

圣彼得堡·列宁街8号·罗宋面包 . . . . . 34

雪堡的蔷薇开了花 . . . . . 31

慕尼黑·雪堡：跟着小溪走上一阵子 . . . . . 26

吉瑟拉家的早餐 . . . . . 22

广场喷泉 . . . . . 20

慕尼黑的蓝天 . . . . . 18

慕尼黑·龙路11号：行李像一些古怪的影子 . . . . . 10

在欧洲加上一张小床 . . . . . 6

喜欢别人东西的滋味 . . . . . 4

# CONTENTS

# 目录



本书所发图片，除注明人名的外，其余均由本书作者提供。

# 今晚去哪里？

来世我愿意做托斯卡纳的一棵树	142
西班牙佚名营地：一粒飘浮的尘土	137
威尼斯，白狮卡里一号：裕子和19世纪的烫脚盆	126
重归翡冷翠	121
翡冷翠，民族大街26号：要是住在小旅店	112
巴黎，浴场街50号：门铃在我的头上叮地一响	105
恍然	103
卢布林，罗夫斯基街1号：颓败但直指人心的美	94
维也纳，圣修女院路34号：很小的镜子	90
维也纳，路德维希街17号：他的脸一心想要恭维	80
波恩，贝多芬广场7号：裘在多纳肉饼店楼上	72
纽伦堡，维尔夫街26号：以为自己是去找理想	67
柏林，飞机场路4号：因为这样的爱情	59
斯第亚：帕皮亚诺村	50
八年前的厨房	47



## 喜欢别人东西的滋味

陈丹燕

在我开始去旅行的时候，绝没想到有一天我会为我这十年里断断续续的旅行写本书。

一个人，在一年辛苦工作以后带着自己已经出版的书的版税，背上照相机和晕动药，远走他乡，没有旅伴，没有导游，甚至连自助旅行的书都没有，凭着一张地图，或住朋友家，或者鸡毛小店，直到将可以用的版税用光，然后回家，再开始新一年像江南的水牛那样辛苦的工作。实在是因为沉迷，沉迷在独自一个人面对世界的乐趣里面。

一个人，背着一只包，走在异乡的街道上，听着满耳朵不懂的外国话，像童话里一个丢了主人的影子似的，像一个不必跟定主人的举动而举动的自在的影子似的，那种感受有多么开怀，多么自在，多么放纵，多么紧张，多么想入非非又警惕百倍，这是我的语言所不能形容出来的，绝不是度假时的阳光欢笑，但我也不敢说像流浪那样的浪迹天涯，全凭命运的指引。那些异乡的街道，房子，教堂，广场，小饭馆，咖啡馆靠窗的静静的桌子，充满了孜然香的阿拉伯碎肉饼摊子，一点一滴地引导着前面的道路，像夜晚晴空的星星，在那样晴朗的星空下，找到了北斗，就想要找到大熊星座，然后就是射手座。从长崎，到了慕尼黑，然后是柏林、罗马和巴黎，还有萨拉曼卡以及波尔图，圣彼得堡和克拉科夫，当然还有维也纳和托斯卡纳。它们是我自己天空上的星星，我的一小段生命在那里闪烁着自己的光芒。

直到有一天，在美国的东海岸，路过康州的纽黑文，看到一片大海，开车的人说：“那是大西洋呢。”这时候突然想起来，有一年的一个黄昏在葡萄牙的海边，冰凉的暮色里看到太阳从正中落到大海里，那是因为我处在正西方的缘故。我立刻惊醒过来，原来这样一年不知下一年的旅行，慢慢地，从大西洋这一头的大陆走到了那一头的大陆。

虽然算命的人说过我有十一年的驿马运，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可以走得这么远，也没有想到过，可以用这么多的时间，每一次，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个城市。十年的旅行，那些萍水相逢的人和事，在那一年大西洋灰色的波涛中一一涌现出来，我也从没有想到过，竟然有那么多留在我的心里，几乎伸手可及，但却早已永别。

我知道自己要写本关于旅途的书了，每次我在一个城市安顿下来后，背着一只包，手里握着地图上街时，那种无法形容的心情。我想这本书的名字就应该叫《喜欢别人东西的滋味》。那样的开怀，自在，放纵，紧张，沉迷，感动，疏离，那便是喜欢了别人东西的滋味啊！它们浮沉在层层叠叠的人与事里，像那些大西洋灰色波涛里红红的鲤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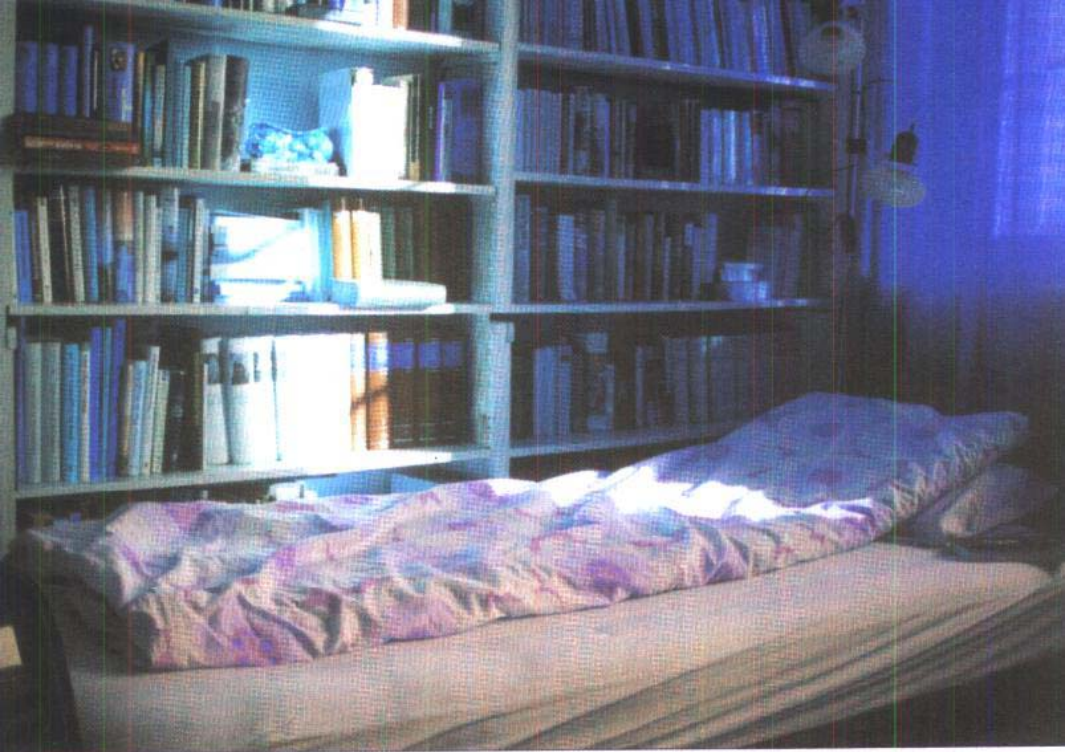
可是等到开始真正动手写起来，却发现它其实应该是五本书。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名字，这样，那最初打动我的名字，就变成了这篇小文。原来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旅行，我那绿色的行李箱“哗哗”地在去机场的路上滚着时，我成了一个懂得喜欢别人东西到底是什么滋味的女子。可以说，在我平静的生活里，我是在那绿色的箱子下的四个轮子“哗哗”的滚动声里渐渐成熟起来的吧。

## 在欧洲加上一张小床

在已经过去的八年里，一次又一次，带着我的中国护照、我蓝色的厚帆布背囊和常熟路药店里买好的晕动药茶苯海明片，我去欧洲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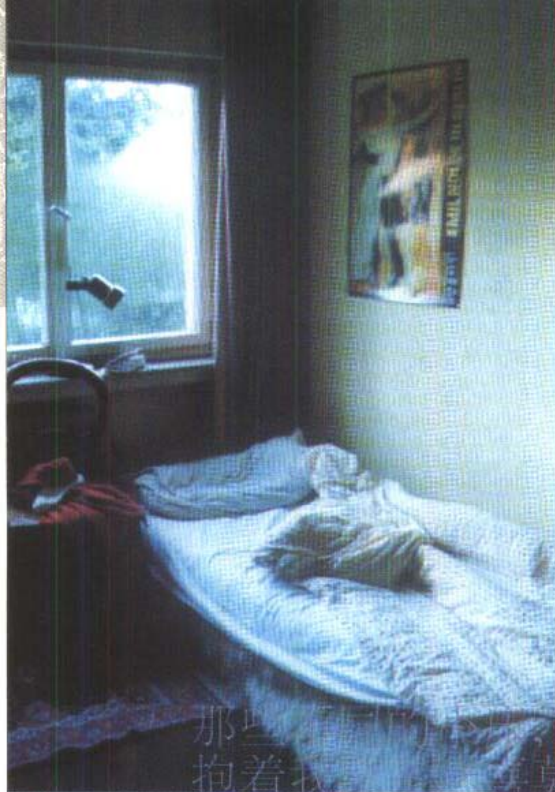






那些萍水相逢的晚上，那些陌生的小床，那些床前地板上如霜的月光。

有时是冬天，有时是夏天——欧洲夏天有金色而漫长的黄昏，温暖的风从柏林的菩提树里一直吹到西班牙北部荒原上高高的野草从里，不知道名字的野花在风里摇着，看上去有些悲伤。那片高原，在11世纪时，有人看到夜夜有一颗大星星落下来。追随着那颗从夜空里直落下来的大星星的踪迹，人们找到了圣徒雅各布的墓地。有时是春天，有时是秋天——当托斯卡那山坡上灰绿色窈窕的橄榄树在蓝天下坠满了黑色的成熟了的橄榄时，在莫斯科的圣处女公墓，淡黄色的初雪已经把修道院失修多年的道路完全遮没了，修女白色的头巾在雪片里蹒跚。第八年，我在10月到达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在等待通过移民局闸口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在欧洲旅行中经过了这个大陆上的四季。



那些不同的枕头，  
抱着我，抱着我，真辨的心思，

为我到来而铺上干净床单的小床，总是带着洗衣粉清爽的香气。方方的大枕头，拍松它的时候，会突然飞出一小根白色的绒毛，那是在欧洲的哪一个绿树环抱的小湖里长大的鸭子身上的？我不知道。秋天的时候，我在高速公路上曾看到漫天飞过的野鸭子，它们到意大利去过冬天，蓝天上，一时全是它们小小的黑色的翅膀。那天我跟着它们一起走，我要沿着公路去魏玛，看歌德写《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地方。那夜我住在沿街的房间里，在窗上能看到小广场对面的酒馆墙上，吊着黄色的标语，写着“歌德也在这里喝过酒……”，歌德吗？他并没有像维特一样自杀，而是与夏绿蒂的粉红房子差不多比邻而居，六十年以后，他成了德国文学的圣人。而夏绿蒂的家，成了歌德学院，德国最有名的德语学院。小孩子们常说，圣人是不会长肚脐眼的。歌德也去小酒馆喝酒吗？我拍拍自己小床上的枕头，听里面有羽绒轻微的窸窣声。



在欧洲的旅行中，我有过多少张这样的小床？在阿尔穆特家的客人房里，在叶琳娜家的书房里，在布鲁诺家的客厅里，在雪莉家的卧室里，我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的房东，我房东的朋友。当然还有那些散落在不同的街上的旅店，通常是幽暗的旅店门厅，登记房间的时候，在柜台上总是能看到小玻璃碟子里放着的太妃糖，在瑞士的索伦托，在波兰的科拉克夫，在意大利的罗马。那些开始陌生、后来熟悉的房间里，有我的一张小床，像一个张开的怀抱，它一定等着我，一句话也不说。翻开枕头，能找到我上次铺床没有拣干净的落发，一根长长的黑发，比欧洲人的要硬。

那些不同的小床，那些不同的枕头，抱着我总是悲喜莫辨的心思。白天，它们曾躲在从法国到西班牙的漫长公路上，也躲在维也纳森林绿色的坡上，或者躲在经过红砖水塔的街角上；夜色四合，到了小床上，窗外陌生的星星明亮地闪烁，它们才站出来，走过我的心，像那些最害羞的人一样。

我这个人，也许是在那样的小床上默默成熟的吧。我的心也变成了一颗悲喜莫名的心了，在欢笑里有一点悲哀，在伤心里有一点钟情。午夜梦回，听街上偶尔有人经过，意大利结实的高跟鞋在老城的窄街上清脆地敲打，异乡的月光像有雾的阳光一样亮，照耀着陌生的街道和房子，还有在夜里也开放的丁香。躺在某一张干净的小床上，它从自己躲着的地方走出来，和我相对。

## 慕尼黑，龙路 11 号： 行李像一些古怪的影子



我的航线很糟糕，像一条公共汽车线路，在香港停，在曼谷停，在罗马停，耳膜被不断变化的气压弄得听不清楚声音。最后，终于到了慕尼黑。在我的随身行李里，带着一包四川榨菜，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欧洲。

在慕尼黑的老机场迎来咖啡的苦香。不是上海咖啡馆里常常也会有的那种稍纵即逝的咖啡香，而是深深渗透了的、赶也赶不走的味道。它弥漫在我的空气里，我一路上吃的晕动药还在起作用，在被茶苯海明所抑制的感官里，感到那暖和的、华美的浓稠的香气，像很久以前的冬天，趴在棉被里漏夜看译本，也许是雨果的浪漫小说，也许是屠格涅夫的散文，也许是拜伦的诗，在我成长的时候，这些书已经停印多年，到所有的公共阅览室去，都无法找到它们。它们在孩子的书包里偷偷地传递着。而且因为秘密的状态而倍添乐趣。冬天没有暖气的房间要盖很厚的棉被，沉重地压在身上。棉被深处橡胶热水袋散发出带着橡胶气味的热气，发黄了的旧书也散发出带着轻尘的纸的清淡气味。



萨吉公主家的狩猎林。在八十年代初度过青春年代的人都会记得，在萨吉公主的传记电影里，她曾：“如果你心里忧伤，就到森林里去吧。”透过照相机的快门，我看到的是八十年代上海老式的电管站，木琴长椅了，浑浊的空气，一阵阵荡漾着向往的心。



间。  
我在慕尼黑住的第一个房

汽车无声地带着我掠过黄色的大房子，那是巴伐利亚王的夏宫。当茜茜公主的电影被月光下寂静的建筑证明是真的，回想起来的，是在大学礼堂拥挤的木条凳子上，与中文系三班的女生们一起看电影的情形，如今我怎么证明那个建造于五十年代的、漆着简陋红漆、在大门中央有一个红星浮雕的礼堂是真的呢。

像指向天空质疑的手指，固执的，严厉的，永不罢休的，那是哥特式教堂的尖顶。



蓝色的地铁标志甚为精良地在闪光，那是伊萨塔站。淡黄色的石头城堡立在街心，只是少了唐·吉诃德和他的瘦马，还有他的那个胖子跟班，外国人的名字一直是不好记的，我中学时代发疯似地找外国书看，那些书通篇在外国名字下加上细线，帮助读者不至于把名字与句子里的其他字混起来。当时我一点也不喜欢唐·吉诃德的故事，它不符合我对美女和骑士故事的理解。我喜欢维特那样的惨绿少年。在黯淡的青春期的夜晚，借到一本书的我，常常飞奔过散发出淡淡臭气的街市，踩烂从疯长的树上败落下来的花朵。

灯光明亮的大橱窗里面，有我看不清楚的美丽东西，一家连着一家，电力很足，灯光一点也不发黄。

小街上有狗朝我吠，路灯把丁香树细碎的影子投在路上，还有一个路边的木头十字架，黑发的耶稣被小小的红色长明灯照亮了。

沿街的庭院里能看到一套白色的桌椅，桌子上的花伞收了起来，像是一只睡着了的孔雀，静静地敛着尾巴。

房东太太领我去顶楼我租下的房间，她推开门，越过她肩上的金发，我看到了小桌上的郁金香，它们被养在陶做的花瓶里，让人想到了印象派的那些画。那时我并不知道康定斯基在几十年前也在慕尼黑的这一片坡地上住过，沿着近处的一条一直通向黑海的小溪往下走，就能看到他当年住过的房子。

房东太太向我微笑的时候，我开始想到巴尔扎克小说里的那些蚀刻画的插图，她长得像贝姨，我觉得。她的脸在阴影里，就像1970年的时候，那些转辗到我的手里的小说书一样，软而旧的，带着陌生而熟悉的

气息。那时候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交恶，没有西方的书，在小孩子中，要用两本中国的书，里面还要有爱情故事的，才能换到一本外国书的译本，那些经过不知道多少孩子多汗而微脏的双手，已经破旧不堪的书本来到我的手里时，我四周的世界就烟消云散了。

屋子里给我放衣物的橱很老旧，发红的褐色，不知道是不是法国小说写的那种桃花芯木。

第一次，第一晚，我住在慕尼黑郊区的一间顶楼房间里，从上海带来的行李堆了一地，关了灯以后，它们像一些古怪的影子。

从我的小床可以看到一大扇窗，是我们在上海称为老虎窗的那一种，在睡着以前，我对自己说，你这是在欧洲啊。它让我不怎么相信，在闭着的眼睛里，我看到黄色的大房子，还有前面那砾石的空地，中间有一尊青铜雕像，一个人骑在马上。灯影子里丁香树那些细碎的影子，日子还早，它们小而清香的紫花还睡在树叶子里。还有咖啡香，只是这会儿，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它的气味了。

这些情形，像落叶落在溪流上，一片一片地过去了。

然后，我听到了鸟的声音，许多的鸟叫声。

再然后，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那是2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天主教教堂的钟声响彻四方，像小说里写的一样。我睁开眼睛，突然，我看到满满一窗的蓝天，巴伐利亚的晴空，蓝得让人真是不能相信。那蓝天里，有许多金色的小小的针在飞，那是像天使射出的箭一样的阳光。那天我真的看见，天







上有天使的金色的箭在飞，只是我知道说出来一定没有人相信，中国人恨我崇洋太过，德国人笑我好像唐·吉珂德，他们就满脸堆笑地点着头说：“如果你喜欢，就这么想好了。”直到后来，我的那些热爱中国的朋友向我强调中国是世外桃源，我才明白了那笑的意义。

在那间带着一个尖顶的顶楼房间里，我还有一套沙发，一个小会客区，可我没有在那里招待过客人，那时我在慕尼黑没有朋友。

在独自的晚上，我听收音机里的英文台，欧洲的歌与我在中国听到的美国排行榜的歌有不同的气息和节奏，带着一股子古董气。收音机的喇叭小小的，把声音弄得扁扁的，像许多年以前，我的少女

巴洛克风格的大房子，花纹繁琐的门，这是慕尼黑的风格，繁花似锦，安静的小街上，它们在阳光下精美地停立，只是它们都结结实实地关着门。